

北國的戲劇

左明編



北國的戲劇

左 明 編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印 行

1 9 2 9

先驅者的精神

——敘北國的戲劇——

田 漢

“把一切過去都丟在後頭”

左明：

你託我做“北國的戲劇”的序恐怕快一年了罷。記得我去年陰曆十二月底和洪深先生作南國之行，由新關碼頭乘Victoria小船上德郵船Trier號的時候你不還在那晨霧海風中珍重地對我說過嗎？那天送我的有你，有作人，有叔明，還有誰？我兄弟最後到，我担心等不着行李了，忽見他乘着另一個小船衝風破浪而來，把我們高興到什麼似的。他替我們拍了許多照不是多存在你那里嗎？那些都“不堪回首”了。

在船上喝了啤酒，聽了音樂之後；屢次想提起筆來寫你託我寫的東西，但時常被圓窗外的海鷗誘惑了，總是寫不下去。

浪花媚，

波頭翻白波心碎，

波心碎，

(1)

其間飛動，
海鷗三四。

雲山一抹橫如臂，
潯然忽墮離人淚，
離人淚，
化成文字
數行相寄。

——憶秦娥——

這首小詞便是那時候填的。到了廣州之後每天忙着這樣那樣更是沒有工夫，後來在一個珠江潮滿的早上你們也來了。在接你們的電船上你不又和我說起這篇序嗎？

——您該早寫好了罷？

——到廣州來忙得很簡直沒有工夫寫，加上有K女士入獄的事也沒有心緒寫，我祇望你們早來大家高高興興幹起運動來那時就容易辦了。

後來我們戲劇運動總算是給了人家一些影響了，但你們却給了我許多痛苦。遊白雲山後友人們在長隄酒家與我餞行我提了兩句話送人：

可憐明珠化頑石

依舊古澗生新蒲。

白雲山下有蒲澗，秦時鄭安期於七月某日採食一寸九節的菖蒲於此，因以仙去，今山上有鄭仙祠，我們不是到過的嗎？照那古澗裏還長着菖蒲，我想尋一枝一寸九節的吃了成仙，因以解脫一切人間的苦惱，但迄不可得，我祇好嘆我“命該如此”，眼見得

菖蒲年年青，

鬢髮年年白，

安期不可追，

熱淚墮頑石。

要不是下面惠特曼寫的那幾節詩鼓勵着我真是要和坪內逍遙博士一樣與戲劇絕緣了。是的，我們應該把永遠的工作，和負擔和功課拿起來，(Take up the task eternal, and the burden and the lesson)應該不顧一切過去的東西而追求那更新，更強有力的變化的世界。把握新鮮強壯的世界，勞動與進行的世界！我們雖不承認從前的是醜但究竟是太感傷的世界。我們要毀滅牠。

All the past we leave behind,

We debouch upon a newer, mightier
world, varied world,

Fresh and strong the world we

seize, world of labour and the
march,
Pioneers! O Pioneers!
把一切過去都丟在後頭，
我們追求一種更新的，更強有力的，變化的世界，
我們把捉新鮮而強壯的世界，
勞動與進行的世界，
先驅者！先驅者啊！

目 次

先驅者的精神·····	田 漢
序言·····	左 明
北劇之將來·····	洪 深
北國的戲劇·····	左 明
東西戲劇之關係·····	茹 荅
國劇·····	P S
舊劇的如是觀·····	李朴園
舊劇三大派·····	徐凌霄
藝術家的老師·····	左 明
關於舞台光的一種攷察·····	培 良
談談布景·····	明 期
表情工具之一——動作·····	王瑞麟
表情工具之二——發音·····	王瑞麟
少女的化裝·····	林音女士
演員與觀衆·····	李開先
經濟的戲院·····	A B C

舵工——演劇家·····	史 言
萊茵哈特·····	張鳴琦
戲劇系第二次公演·····	小 芸
介紹一個奇蹟·····	左 明
五五劇社的過去·····	張藍瑛
五五劇社的簡章·····	
不要題一·····	K K
不要題二·····	K K
難感一·····	Y
難感二·····	Y
編後·····	左 明

序 言

左 明

這次隨南國在南京演戲，偶然間遇着了我們兩年前在北平一塊共甘苦的舊友，就是創辦五五劇社唯一的女同志。當她握着我的手的時候，她那羞怯的眼淚，她那憔悴的面容，她那大腹便便顯示着她已同人家結婚的證據，這些都閃耀着當日的歡樂與苦鬥的幻影。這幻影又徵兆了人生的空虛與寂寞。我不敢問她別後的情景，她却一一追問我們五五的一般舊友，五五，曾包藏着我整部的生命的五五，而今我又向誰去追問呢！？

記得是三年前的事了，也是我自己太不長進，捨去了大學生的光榮，竟然跑到一個專門學校去唱了戲，從此父親不認我是兒子，哥哥們再也不理我，許多親戚好友，都變成了卑視我的仇敵，可是我終於不顧一切地學了這下流的戲劇。當我們對一般名流學者，大學教授，戲劇專家失望的時候，我們聚着五六位同學，憑着我們的熱誠，我們堅忍不拔的毅力，決然在戲劇的道途上掙扎，雖然我們可笑的微力，作不出什麼驚人的成績來，可是在我們中國幼稚的戲劇史上，多少還

留下了一點輕浮幾乎看不見的微跡。這就是我們很可以引為自驕自慰的一點。我們還準備在外面作一個漂泊的職業的劇團，我們還想在北方作小劇場的運動，我們還想以我們的微力奠定中國新劇的根基，我們還想……可是後來，唉，後來我真不敢回想，政治的黑暗，生活的壓迫，生生地將我們志同道合的戲劇團體打破，我們拉着疲倦的身軀捧着破碎的心靈，東西南北，各自分飛，藍瑛，韻心，瑞麟，鳴琦，雲谷，子英……好友們，你們都在那裏？可記得我們幻想破滅的那夜，那夜我們六人彼此擁抱着哭昏倒在一個教室裏的地板上。好友們，不要忘記那夜的眼淚，只要我們的志願不死，那夜的眼淚，會變成將來產生果子的血花，也就是戲劇史上光榮之泉的一滴。我現在雖然依舊在戲劇上努力，可是回憶到我們五五的一般舊友，不禁引起無限的幻滅與淒迷，瑞麟，韻心，鳴琦，好友呵，我知道你們依然在北國為戲劇努力，可是我們的唯一女同志已經被母性的尊嚴削去了她終身為戲劇的雄志，雲谷也是累於作父親的重責，常時無暇顧及我們視為生命的戲劇，雖然她有時也同人家談談過去的光榮與將來的希冀。我呵，只苦了永遠孤獨與流浪的我呵！命運使我不得不遠離你們，可是它為什麼不使我遠離戲劇呢！

這是我從南京回來後的感想，因為這個感想我把身邊僅有的三十九期的五五劇刊拿出重讀一遍，收積了二十

多篇文章，成了這個集子，這個，就是這個，它是我們過去悽苦生活的記錄，也是我們將來成功的督促者，我願把它獻給我們五五的舊友，也願獻給親愛的戲劇的愛好者，這些東西雖然它是淺薄與零亂，可是在現在的幼稚中國的戲劇界，給諸位研究戲劇作一種不重要的參考的史料，未使不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況且它的名字叫‘北國的戲劇’。諸位不要忘了，在冰雪凝結得死沉沉的北國，那兒有個增高了戲劇地位的戲劇系。更不要忘了，那兒有個火一般的熱烈為戲劇而努力的五五劇社。

北劇之將來

洪 深

北劇俗稱京戲，就是‘皮黃’。

一談起北劇，我們不禁會聯想到幾年來許多研究戲劇的人所討論着的，所推測着的一個問題，就是北劇的將來的命運究竟如何。

北劇自有牠相當的價值，這是無論誰也不能否認的。將牠奉爲至高無上的藝術，固然太覺過分；說牠一無可取，似乎也不合事實。我從前看小叫天的戲，常常不知不覺的流淚，這是他的表演藝術能夠動人；劇本中如‘打漁殺家’，‘捉放曹’之類，無論是編製，是內容，都可稱得優美無缺。不過就全體而論，北劇究竟是‘瑕不掩瑜’疵病太多。一般優伶，祇曉得墨守成規，不敢破例有所改革；即偶而有一兩個比較頭腦清晰，思想開通些的，深知北劇已失時效，不得不稍與改善者，也不過編幾本新戲，唱幾句新腔，換換觀衆的口味；至于實際上不會發生什麼影響，那是無疑的。長此以往，北劇決沒有新的生命，不能適合新的環境，慢慢地將歸於淘汰，正是很自然的趨勢。

這樣說，未免籠統一點；我們如果在北劇本身上細細觀察一下，那麼牠的將來的命運便不難從下列的幾點中推斷出來了。

(一)北劇以一七九〇年（時清乾隆五十五年）入都，（按‘夢華瑣簿’云：‘三慶者……乾隆五十五庚戌，高宗八旬萬壽節，入都祝釐，時稱爲三慶徽；是徽班之鼻祖也’此說似足置信。）由那時到現在，凡一百四十年。在這時期中，因政變而時代轉移，一切思想，習俗以及社會的組織莫不隨之而起了劇烈的變化；而且近數十年來的科學的發達，在物質方面也有了可驚的革新。戲劇既是表現人生，模仿人生，人生演進了，戲劇自然也不能不隨着演進。北劇的形式雖也曾有過不少的變遷，（例如從前不用佈景，現在也用佈景了；從前不用道具，現在有時也用真的道具了。）可是對於現代的人生總是距離太遠。譬如從前以馬代步，在舞台上不妨以馬鞭代表，現在交通便利，有汽車，有電車，有火車，馬鞭便失其效用；又如從前走水路的船，不妨以槳或櫓來表示意義，現在有了汽輪，槳或櫓便不足代表了。我們的人事一天一天的複雜起來，北劇的形式過於簡陋，都無從表現了，都無從模仿了。

(二)一切藝術都應是生活的反映，戲劇何獨不然。過去的中國的歷史大部分是原始生活的記錄——雖說可歌可泣

的事件也並非沒有——所謂人物，無非奸雄，流寇；所謂史迹，無非殺人，越貨。⁽¹⁾在那種社會裏面，只有散沙似的羣衆，既無組織，便算不得社會，根本沒有生活可言。北劇取材，大都是依據歷史小說，編者乏識，類多不知選擇，所以不是描寫神權萬能的宗教觀念，便是鼓吹忠孝節義的傳統的宗法思想，真正能夠表現時代精神與社會生活的，簡直很少。這樣的題材不僅是爲現代的民衆所不需要，而且是太背叛時代了。（真正的歷史劇自屬例外。）

（三）北劇的宗派觀念極深；唱老生的一定學小叫天，唱花衫的一定學梅蘭芳，甚至一抖袖，一整冠，也要摹仿前人。就目前說，鬚生如余叔岩，言菊朋，王又宸，譚小培等之於叫天，王鳳卿之子汪桂芬，時慧寶之子孫菊仙；武生如周瑞安，沈華軒等之於楊小樓；架子花臉如郝壽臣，侯喜瑞等之於黃潤甫；小丑如蕭長華，慈瑞全等之於劉趕三，羅百歲……在技術方面看，無一不令人有‘每况愈下’之感。若以此卜將來，則余叔岩將爲鬚生中的泰斗，或不甚謬。這固然是由於或是資質不逮，或是工力不足，但是摹倣過甚，實是最大的病源。因爲一味在因襲上做工夫，自己的藝術天才便無從表現，無從發展，也無從有所創造了。北劇的存在，實有賴於‘做，念，唱，打’各種優美的技術之維護；技術逐漸退化，北劇怎能不因之而消衰呢？

(四)北劇以伶爲本；報紙上的劇評也大都以伶人之優劣爲批評的目標，至于戲劇本身，都很少有人說及。這固然也是北劇的優點，因爲如果沒有幾個名角在支持局面，北劇怕早已沒有立足之地了。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也正是北劇的缺點。所謂優伶，祇是演戲的人而已，他的技術也不過是戲劇藝術的局部表現。這種劇理不能明晰一切便失了標準。以伶爲本，不啻是將全部戲劇做了優伶的殉葬物。譬如劉鴻昇唱‘斬黃袍’，人人嘆絕；于是劉鴻昇一死，這齣戲便戛絕響。縱使還有人唱，觀衆也要搖搖頭說‘看不得’了。

綜上幾點看來，北劇的將來似不能十分樂觀。但這也不是絕對不能挽回的。假如他們真的肯下了決心，從事改革，存其精華，去其糟粕，北劇未始沒有存在的價值。但是這種決心，我們已經期待了十幾年而終于未見實現，於是我們祇能眼看着牠日趨于黑暗的一途，而漸漸地成爲歷史上的遺蹟了。

北國的戲劇

左 明

我現在雖然身在南國，可是我的心沒有一刻不想念我開始戲劇生活的北京。因為在那兒有潔白的雪野，有巍峨的古城，有比較能夠欣賞藝術的觀眾，有比較適用的舞台，還有聰明而忠實的同學和先生。每當矯首北望，不禁引起一種思念故國的情調，北國呵！你藏着我整部的記憶與光榮。我時常這樣夢想着：假若我像一隻隨着他的命運而流浪的小鳥偷偷地離開你的時候的樣子又回到你的懷抱中來，你會給我些什麼愉快與希望呢？可是我現在的夢想已經不是這個了。

當我逃難似的逃到北方的時候，幸而又不幸已經是入藝專戲劇運動倒台的時候了。所以我談的北國的戲劇，只能就藝專時代談起。當美專改組藝專的時候，趙太侔余上沅二位先生恰巧從美國學戲劇歸國了，因此藝專在偶然的機會之下就成立了一個戲劇系。堂堂的國府學校居然也學起了不齒於士大夫的戲劇，在這一點上在戲劇史上已經是一種很偉大的記錄了。可是官氣十足的北京城，不知引起了多

少人的驚奇反對和責罵。多虧了那怕人罵他不懂得時髦（因為戲劇直到那時還是很時髦的東西）的政府，才把這些風波壓下去。不過老實說，政府還是看到私人的位置和面情，可憐的負有很大使命的戲劇系，在這種恥辱之下才平安地產生了。

戲劇系第一次招生，投考的有廿多人，大約是全數錄取吧？不過女的只有兩個，一個就是人藝劇專時代的吳瑞燕，一個是余先生的朋友龔女士，此外——此外就是像我一樣不中用的男孩子了。這也難怪，像我們男子要投考戲劇系，也不知要下多大的決心和勇氣，何況她們根本就沒有勇氣的女孩子呢。不久，又舉行第二次招生，結果又收了十多位，這回不同了，女生幾乎佔了三分之一，雖然全數也不過十數人。從此藝專戲劇系的生活就開始了。後來我們才發現有許多因為學了戲劇而得罪了他的父親，有的因此失掉了愛人，有的因此失掉了親戚朋友的幫助，有的……總之：我都很佩服他們的雄志與勇氣，我也佩服我自己，因為我在那時起，我就脫離了我的家庭。這且不管，我可以略略把戲劇系敘述下去。

在開首誰也是興高彩烈地，沒到時間課室的人已經到齊了。我們的工課，除一些普通科如英文，國文，美術史，音樂等等外，就是專修科，戲劇概論，舞台裝置，化裝術，習演，